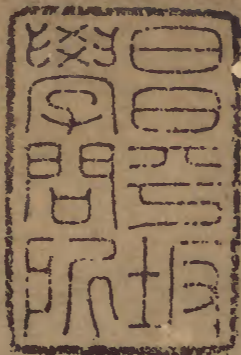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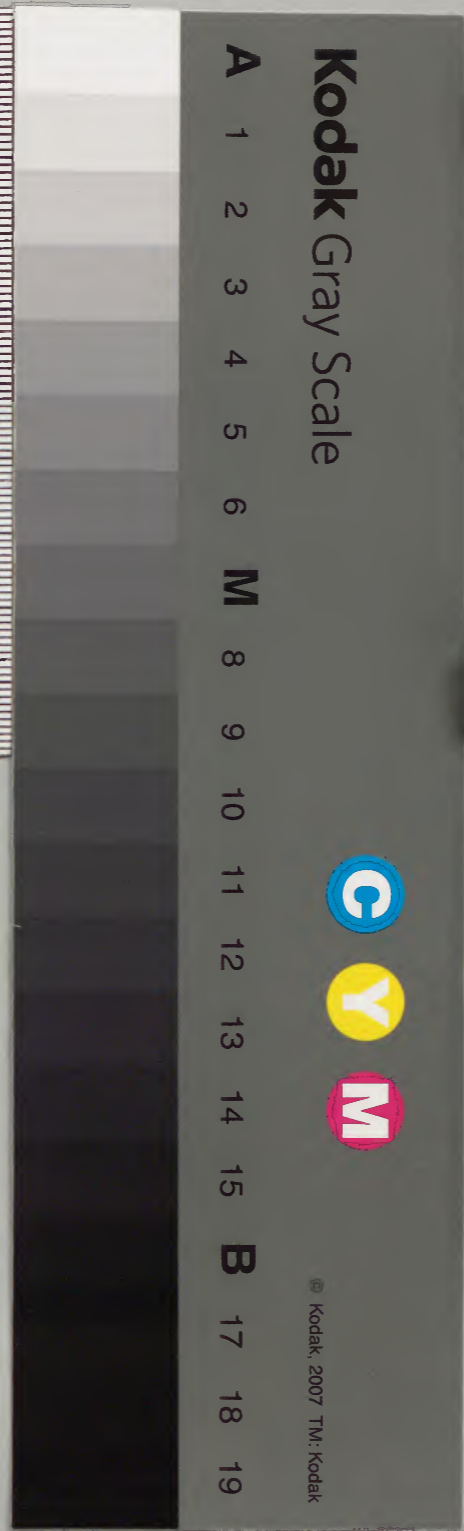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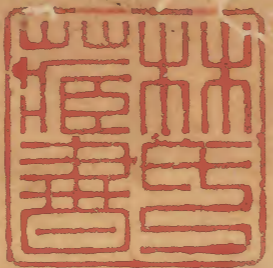
老子翼

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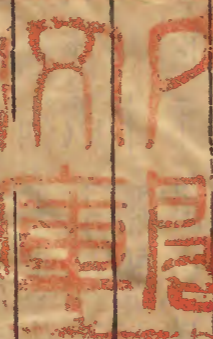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066
冊數	3 (2)
函號	311 196





老子翼卷之二



下篇

淺草文庫

北海焦 竝弱族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
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
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
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
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

卷之二

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無以為用也仍一

前塵之前非有諸已之謂也處上聲

蘇註 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于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無德之有無為而有以為之則猶有為也然猶有以為無以徒作而無術者為仁義皆不免于為之矣其所以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自德以降而至于禮聖人強之強之而又不應于是刑罰與而兵甲起則徒作而無術矣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于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燦然而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故曰亂之首也聖人文覽萬物是非得失舉陳于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執為前後世人視止于目聽止于耳思止于心真行于萬物之

後得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自以為明而不知其愚之自始也世之鄙夫樂其有得于下而忘其上物喜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

呂註 道之可道非常道則庸有得而有之者乎上德不德是以無得為得唯其無得乃所以得也故曰上

德不失故雖得而非德故曰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非故無為也率德之自然而實無以為也下德不知出此而為之故不能不有以為也夫德無以為民矣而且有仁焉則是為之也然上仁者之于仁無所事仁而仁者也是為之也仁則不可獨者必仁者施焉雖止義不得不為者也仁則不可有以報也禮則施報矣來而不往非禮往而不來亦責所報也禮則施報矣來而不往非禮往而不來亦非禮施報之義也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以其往而不來雖上禮繼之猶不為非禮以禮之理同如是也上仁上禮上義猶如此則其下者不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虛言哉禮之相責望者如

則忠信自此薄亂爭自此起而智謀之所以用也禮雖所以治亂適所以首亂也前識雖所以用智乃所以始愚也夫何故人之治常生于厚厚則其性薄則其偽去性而作偽未有不亂者也人之自知常在明則其實智則其華離實而務華則未有不愚者也其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忘仁義絕禮學遺智慧而志于道德之大全是之謂去彼取此

息齋註 上德不德則在仁而仁在義而義惟其所之不可為禮既已為之則不可得而變故上德不失道常無為而無為之心下德不失德則有為而有為之跡矣上德無為仁是也仁近于道故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近于道故亦無為亦無以為降而為義義者宜也仁宜物則有以為為不莫之應而未失又降而為禮禮者理也以禮理物苟得謂之道可得謂之德德在人謂之仁仁不失其宜謂之義義以正物謂之禮故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失仁而義失義而禮自然之次也自道五降而至于禮

五降之後不足觀矣夫禮由亂而作因其有長幼無禮則亂故立禮以救之然至攘臂而仍之則禮亦隨喪然則禮者亂之首也多知不足以為道由其多知或亂本真知不從真淳妄無實然則多知者愚之始也故禮為忠信之薄而裁為知道之華聖人處厚不處薄貴實不貴華故常不失道本

宏甫註 無為也而亦無無為也其謂上德黃帝是也天是也又其次不惟為之而且有必為之心是上義也舜禹以下聖人是也夫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失仁而義至于失義而後禮則所以為之者極矣故為而不應則至于攘臂攘臂不應則刑罰甲兵相因而起矣是亂之首而忠信之薄也凡此者皆以識智在前為道之障不知德也仁也義也禮也皆道之華而愚民之始有真智者所不處也夫華者不實實則厚華則不厚安有大丈夫而不知處厚乎欲處厚者所當去識求智而後無為大道可幾也

嚴若平解 虛無無為開導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為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私

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安。謂之義人。謙退辭以
 者。也。至。至。者。一。尚。不。存。安。有。其。五。故。帝。王。根。本。道。至
 之。元。德。為。之。始。道。失。而。德。次。之。德。失。而。仁。次。之。仁。失。為
 而。義。次。之。義。失。而。禮。次。之。禮。失。而。亂。次。之。凡。此。五。者
 道。之。以。一。體。而。世。主。之。長。短。也。故。所。為。非。其。所。欲。所
 求。非。其。所。得。不。務。自。然。而。務。小。薄。也。夫。禮。之。為。事。中
 外。相。違。率。盛。而。實。虧。未。隆。而。本。衰。禮。薄。於。忠。權。輕。於
 威。信。不。及。義。德。不。逮。仁。為。治。之。未。為。亂。之。元。詐。偽。所
 起。忿。爭。所。因。故。莊。子。曰。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
 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此。之。謂。也。

韓非解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禍
 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義者。君臣上下
 之禮也。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疎內外
 朋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
 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禮者。所以
 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

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拜而明之。
 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
 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
 知其為身之禮也。眾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
 勸時衰。君子之為禮。以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
 神而眾人貳。故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
 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
 攘臂而勿之。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
 取情而後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
 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
 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
 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
 子之間。臭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
 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
 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
 之。揆心者也。衆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
 怨。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揆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
 無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
 乎。

筆乘

首訓始愚極言禮智流弊所至耳莊子舉老

乎其易也其惟大人乎雖然既歸其根孰為物孰為非物故又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此數者雖有上下先後之異而以聖人用之皆道也此蓋聖人百慮同歸二際俱泯豈復有彼此去取邪

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廢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

非乎故致數與無與不欲碌碌如王落落如石

發發泄也歇消滅也竭枯竭也

蘇註

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寧而已神知其靈而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為天下貞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廢也然其極必至此耳天地之大侯王之資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地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本也管之稱孤寡不穀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輪輻蓋軫衡

有之為車所謂無之以為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大為天地邪侯王將以貴為侯王邪大與賤之中有一存焉此其所以為天地侯王者而人莫或知之耳故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非若王之碌珠賤而不能賤石之落落賤而不能賤也

呂註 道一而已而得之則得之者與道為二非一也
 莫不然而也仰之而無得故謂之得一也谷之得一者
 之而地也得一故妙乎有靈谷有形而無形而至寂
 者也一以得一故應乎所感而盈其眾為萬物以得一故生
 以得一故應乎所感而盈其眾為萬物以得一故生
 而無極其尊為侯王以得一故能制天下之動而貞
 夫一則一之不可不致也如此故一者天下之動而貞
 地之所以寧寂之所以靈虐之所以盈萬物之所以清
 生而疾王之所以發神無以靈則敬谷無以盈則竭萬物
 地無以寧則滅而侯王也無以靈則敬谷無以盈則竭萬物
 無以生則滅而侯王也無以靈則敬谷無以盈則竭萬物
 得而不廢和故貴以賤為本則未有貴者乃貴之所自
 也然則貴而無其貴高而無其高乃高之所自而起
 天下貞而不廢者邪是以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殘
 也而貴者以爲稀者以其所本為在此也故致數而
 極之以至下則貴不異乎賤界不離乎高而譽出
 於無譽矣譽無譽則毀無毀矣譽無譽則不可得而
 貴毀無毀則不可得而賤玉可貴故珠之石可賤故

落之不可得而貴賤之謂也
 石不可得而貴賤之謂也
 落落如

息齋註

致無不同知天之所以靈谷之盈物之生侯王之貞極其
 所以靈谷之盈物之生侯王之貞極其
 何思何慮言其未嘗不一也若不知一則必自異自
 異則絕物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豈非知貴以賤為本
 下為基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豈非知貴以賤為本
 邪輪蓋輻軫會而為車物有名而車不可名賞罰刑政合
 禮智合而為道仁義可名而道不可名苟有可執使其跡外
 而為治賞罰可名而治不可名苟有可執使其跡外
 見貴者如玉賤者如石皆可以指名而人始得而貴
 賤之矣

宏甫註

侯王不知致一之道與庶人同等故不免以
 貴有高高者必廢下其基也貴者必廢賤其
 本也何也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
 言貴在侯王可言賤特未知之耳今夫輪輻蓋軫衡

輒輟轡會而成車人但見有此數者曷嘗有車哉然
而名之曰車而不曰輪輻蓋軫衡輶轂轡也由此觀
之則所謂高下賤者可知矣人見其有貴有賤有
高有下而不能知其致之一也曷嘗有高下貴賤者哉
彼資而不能賤賤而不能資據吾所見而不能
致之一也則亦碌碌落落如玉如石而已矣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

無反復也須溪云反者動之極則必歸
無也是其反也正以其動也非動無反

蘇註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莫如道然則動之所自起也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

物也世不知靜之為動弱之為強故告之以物之所
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母

制子未聞有以子制母者也

介甫解道之用所以在于弱者以虛而已即在天者
在乎太虛可謂弱矣然無一物不在所鼓舞無一形不

在所披拂則風之用在乎弱也即在地者而觀之決

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則水之託于淵虛
可謂弱矣然處眾人之所惡而文堅強者莫之能先
則水之用在乎弱也又曰反非所以為動然有所謂
動者動于反也弱非所以為強然有所謂強者蓋弱
則能強也雖然言反而不言靜言弱而不言強言動
則知反之為靜言弱則知用之為強天下之物生行
有有生于無亦
若此而已矣

呂註道之周行萬物非不逝也而其動常在於反所
謂道之周行萬物非不逝也而其動常在於反所

地非不強也而其用常在于弱所謂天下之至柔馳
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于無間者是也故天下之物

生於有有生於無唯有用能生天下之物而無又能
生天下之有則道之動在於反而其用在於弱可知

已然則欲反而弱者無他
致一以極乎無而已矣

趙志堅註反歸本也凡人以移故就新為動為道者
也捨有歸無云動也亦猶遠曰返先既不去非遠也

為無體名遠也今亦不來非近也為身有之名返也

道無來往而有遠返之名。心本安然亦有反動之義。用者氣也。物雜未形已有是氣。故云有天地萬法。從一氣而生。故云生于有無道也。一氣從道生。故言生于無。推極生源。指道為極。欲令學者歸心有所前。言反者反歸此無也。

息齋註

天下萬物生而為有。自有反無。然後為道。故曰反者道之動。天下之有皆生于無。有則必

強。反強為弱。則可以漸求于道。故曰弱者道之用。反者自有而求無。弱者致無而求道。

筆乘

天下之物生於有。所謂有名萬物之母。是已有。故責其反。反者反於無也。有生於無。是故責其弱。弱者無之似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建也。立也。偷。音。希。聲。也。夫。唯。道。善。貸。且。成。也。

反。變。改。也。偷。音。奕。音。義。云。占。本。作。偷。廣。雅。曰。輸。愚。也。或。作。偷。董。遇。作。搖。今。從。王。弼。傳。奕。作。渝。庶。人。之。乏。而。終。以。見。還。曰。貸。趙。志。堅。云。貸。者。暫。借。非。長。與。也。且。者。權。成。非。久。固。也。欲。使。蒙。貸。者。不。長。往。得。成。者。非。久。住。感。貸。荷。成。速。歸。於。道。

希聲註

也。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也者。通乎形外者也。上士知微。知彰。通乎形外。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

士在微。彰之際。處道器之間。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若存若亡。下上知彰。而不知微。止乎形內。故聞道則大笑之。不唯笑之。且將非之矣。夫道也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苟不為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為道矣。夫禮道者。與日月合其明。而其光不耀。斯明道若昧也。與天地合其易。簡而其用不可為典要。斯夷道若類也。與四時合其運行。而其動必反於玄妙。斯進道若

若退也常處卑下而終不可渝斯上德若谷也常居
其仁斯廣德若不足也生畜萬物而不顯其功斯建
德若倫也復其性以御其情斯質真若渝也正乎內
而行為外斯大方無隅也以若拙之匠陶甄天下而
不為近功斯大器晚成也以不言之教鼓動萬物而
不事小說斯大音希聲也事無事莫觀其用斯大象
無形也為無為莫識其體斯道隱无名也夫唯善濟
貧于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生成而不
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
蘇註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信其能若此耳
道以為荒唐謬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亾出沒
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孔子
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定立
也無所不照而非察也若止不行而天下之速者莫
之或先也或夷或類所至則平而未嘗制也上德不
德如谷之虛也大白若辱者使白而不受汚此則不
屑不潔之也而非聖人也廣德若不足者廣大而不可

可復加則止于此而已非廣也建德若渝因物之自
然而無立者外若渝情而實建也質真若渝體聖抱
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貞者外若渝也大方無隅全
其大方不立主角也大器晚成器大不可逝用也
大音希聲非耳之所得聞也大象無形非目之所得
見也道之所寓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見于
事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于無名惟其所寓
推其有緣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如此
呂註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則聞道者死生固不
足也真聞之則無所復疑持勤而行之而已矣夫
道亦何以勤行為哉曰觀諸心以契其所聞則勤行
之謂也中士聞道聞之而未審焉者故若存若亾
若存若亾則不能勤行之一出焉一入焉而已矣下
士聞道聞之而不信者也故大笑之所以大笑者以
情求之而不得故也使道而可以情求則彼不笑之
矣故曰不笑不足以為道若占之建言者有之凡皆
獨聞和焉是之謂明道若昧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
物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是之謂夷道若類為道者

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為是之謂進道若退上
 德者無為而無以為者也然其應如響斯不亦若谷
 乎大白者除玄覽而無疵者也然受天下之垢斯
 不亦若辱乎廣德者廓乎其無不容也而未嘗自見
 自是以自矜自伐也斯不亦若不足乎善建者不拔而
 建之以常無有乃確然有見者也故曰建德若偷禮
 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而非所驚也故曰質直若水
 大方體之無南無北莫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
 始於玄冥反於大通此大方之無隅也大成若缺然
 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此大器之晚成也夫
 形者聽之不可聞故希聲大象者視之不可見故無
 謂之進而若退以至音而希聲象而無形名與實常
 以與反者也唯道為能如此故既以為人己愈有既
 之養之覆之莫非道也故曰夫唯道善貸且成
 元澤註竊嘗論此篇曰道不遠人而世莫能操者不
 能由之以進故次曰夷道也進道也進于道而復乎
 性命之常則不德之德也故次之以上德上德者自

得其德而不同乎庶物者也故不染而白以其白自
 異于物則安能若谷乎故次之以若辱不辱而潔則
 是簡夷之隘也安能廣乎故若辱而后曰廣德上德
 而能廣則是不與人為徒而可以為君師矣故曰建德
 若偷偷者不汲汲乎有建者也建德則有所立而離
 本近僞矣故又要在乎不易吾直故次之以質直其
 序至此則道之在我者謂既具矣故曰大方無隅有
 大方以為體則所以應無方之傳而其可以緒餘為人
 矣故曰大器大器者業也至人以其糠粃土直為器
 而器未嘗不大也孔子以管仲為小器則帝王之功
 其大器乎道雖為此而要其終則未嘗為也未嘗有
 也故曰大音也大象也然則既盡之矣故能與道為
 一而供萬物之求成萬物之性也嗚呼是道也不可
 以識識而况于以言言乎而余論之者亦其粗而已
 矣

息齋註上士聞道雖衆人譏詆不能使之不勤中士
 聞道雖不能無信亦不能使之無疑下士聞
 道雖聖人復起不能使之不笑蓋膠于有者天下皆
 是彼方以有為實今遂告以有之非實而無之為真

其誰不笑且笑故不笑不足以爲道亦理之當然不足怪也上士之勤非能勤也有見而勤下士之笑非故笑也無見而笑上不至于勤下不至于笑不能無見而又不能信其所見雖使之不疑不可得也古之立言蓋有之矣明道者自明非色之明外不得而見其明故曰其明若昧進道者自進非力之進外不得而知其進故曰其進若退夷道無所不容彼雖恢奇譎平猶吾平也故曰若類上德無所不容彼雖恢奇譎怪而吾以一視之故曰若谷大白不汙其性苟性不汙和其塵皆可也故曰若辱廣德必有見於大苟見于大雖欲使之息不可得也故曰若不足建德者內立自性自性有立則接物必簡故曰若倫質真者不徇于外外不徇則惟吾所之故曰若變大方無隅非廉隅可得而察也大器晚成非成不成可得而盡也

其所以愈議而愈非也

筆乘上士者恬惓寂寞虛無無爲者也勤於此則勤而愈非也

而下士惡足以知之若平日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眩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

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植物則背寒向暖而冲氣運乎其間木絕水曰梁木負棟亦曰梁取其力之強也故曰強梁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蓋古人嘗以此爲教而我亦教之但老子

獨尊之曰教父者如言萬物之母之謂母

蘇註

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為偶道一而物不一
故以一名道然而道則非一也一與一為二二
與一為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物雖有萬不同而莫
不負陰抱陽冲氣以為和者蓋物生于三而三生于
一理之自然也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
寡小而貴重大然正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
達者蓋已

知之矣

呂註

道之在天下莫與之偶者莫與之偶則一而已
矣故曰道生一既謂之一則謂之者與所謂為
二故曰一生二有二則有三矣故曰二生三故
唯無名則已苟謂之一則其適遂至于三三立而萬
物生矣故曰三生萬物凡幽而不測者陰也明而可
見者陽也有生者莫不肯于幽而不測者陰也明而可
而可見之陽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負則背之抱則
向之也雖然必有冲氣以為之和蓋陰與陽一也冲
氣一也萬物不得一無以生故也故人之所欲者軒
冕富貴也而其所惡者孤寡不穀也軒冕在身非性

命也物之儻來寄也而遂有之以為固則向陽而不
知反之甚者也古之制名者以其所惡為王公稱者
欲其貴而不忌賤高而不忌下抱而知所負向而知
所反以不失乎冲一之和而已故物或抱之而益益
之而損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也人之所教亦我
義教之我之所教道也教而不以我義者則亦非道
而已蓋唯通于道者為得一得一則無我無我不爭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反是死之徒而已君
子之教人雖或不同然至于反一而無我教之所
自而生也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息齋註 道生一方其為道則一亦未生一既不生則
言其未有一也及其有一即有二有二有陽即有陰
有陽則又有陰陽之交故有二則有三至于三則無
所不有矣萬物抱陽一也負陰二也陰陽交而冲氣
為和三也萬物孰不具此三者然要其本則必歸于
道道者未有一之謂也由其本生于道故未而不失
道是以天卜之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孤寡不
穀而王公以為稱蓋損之生益也強梁者不得其死
蓋益之生損也夫惟損益同源故自損則必益自益

則必損聖人未嘗益而自以孤寡不穀為稱蓋欲使人知其強梁者不得其死也是謂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亦其意世之跡不得不然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馳騁役使也堅猶剛強不曰剛強而曰堅變文叶韻也無間無內也至剛者天下莫能勝而至柔能役之二語皆設喻以明無為之有益也

蘇註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也是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于物則鬼神是也

呂註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觀于物則水是也無有入于無間觀于物則氣是也水以其柔弱故幾于道然而不能無形者也而猶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氣以其無質故合于神然而不能無氣者也

猶能入于無間而况以無形之至柔太易之未見氣於以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于無間則孰不為之動而亦何入而不自得哉故曰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而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是亦不知反其宗而已矣

息齋註物本非物堅者偽軀也雖天下之至堅其極至堅况於無之真豈不足以破有之偽乎故無有能入無間無間者蹈水火入金石其精不亡之謂也無為之為其為以道不言之教其教以天故無有能及之者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重也薛云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無求者也無求奚辱知止者懼後進之有損知幾者也知幾奚殆

蘇註者身且後名貴身而賤貨猶未為忘我也忘我者身且不有而况于名與貨乎然貴以身為天

下非忘我。不能使天下知名之不足。親貨之不足。多而後知。貴身而後知。忘我。此老子之意也。不得者。以心為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則病又有甚于求之者。惟齊有無。均得喪而後無病也。愛甚則凡可以之。多則攻之者。必眾。能無費乎。藏

呂註。身列之士。親于名也。故曰名與身孰親。貪夫之所。曰身貨也。而至于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多于貨也。故則世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別。世謂之君子。所貨者。病于得也。故曰得與名孰病。是故愛名欲以貴其身。也以富其身也。故曰并其良貴而失之。是愛名欲以蓄貨。欲也。夫唯其有德者。知至貴之在己。而無待于貨也。故知而不辱。知至富之在己。而無待于名也。故知而不知。不親于名。溺于貨。徇于得者。由其無所見。

息齋註

人名不親于名。溺于貨。徇于得者。由其無所見。

也。我愛于物。愛多則我費。物藏于我。物眾則我勞。小則辱。大則危。有不可勝悔者。君子則不然。知物之備。下我。自反而足。故于外無求。雖欲辱之。不可得也。知吾之。所以為常。也是以為常。常故能久。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

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蘇註。天下以不缺為成。成必有敝。以不虛為盈。故盈而不惡。其沖。聖人要于大成。而不卹其缺。期于大。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而不敝。盈而不窮。也。直而不。勞。其物自然。雖拙而巧。辦而不訥。其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辦。成。如。不。靜。上。之。不。屈。巧。而。不。能。辦。寒。而。不。訥。譬。如。不。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于。非。偏。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清。淨。不。染。于。一。非。成。非。缺。非。盈。非。沖。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辦。非。訥。而。後。無。所。

不勝可以為

天下正矣

呂

萬物始乎是終乎是是大成也然始無所始終
萬物無所止故若缺唯其若缺故其用日新而不
唯其若冲焉而不竭是盈也然益之而不加益故
之而直者故其用日給而不窮大直者曲之而
也故若拙大也故若屈大巧者刻彫衆形而不
凡以有本故也本者何也今夫寒熱者天地之
有以形之所不免也而一噪焉則可以勝寒一
夫以勝熱以清靜以爲天下正則安往而不勝
故以言其成則若缺而工其亦若訥而論此
窮其直若屈而伸其巧若拙而工其亦若訥而
之謂有本

息齋註

成與缺冲與盈直與屈巧與拙亦與訥皆物
故雖成若缺雖盈若冲雖直若屈雖巧若拙雖
訥蓋其成不以形其盈不以器其直不以引其
巧不

以心其辯不以口故世以形似求之皆不可得也
世之言道術未有不偏如噪勝寒而不可以勝熱
勝熱而不可以勝寒要其各有所止也惟清靜無
雖不求勝物而天下之物莫能勝之故曰清靜為天
正下

葉夢得註

寒暑者天地之氣也有人于此噪猶可以
不可為則清勝濁靜勝動其効亦可見矣而况于
之勝成冲之勝盈屈之勝直拙之勝巧訥之勝辯
其不察此故必求其能勝之者苟求

吳註

以成爲成以盈爲盈以直爲直以巧爲巧以辯
直若拙則非巧若訥則非辯乃爲成之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罪莫
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

老子

卷之二

五

之足常足矣車字以張衡東京賦卻走馬以糞車為證戎馬戰馬也郊交也二國相交之無餘人能安之無
 往不足故曰知性之不足常足也
 希聲註夫天下有道之世雖有甲兵無所用雖有健

諸侯則外侵鄰國故兵甲動于境內戎馬馳于四郊桑梓原其所以其惡有三心見可欲非理而求故罪
 莫大焉求而不已必害於人故禍莫大焉欲而必得其心愈熾故咎莫重焉然自非聖人不能無欲欲則
 不能無求而不知足禍之甚者也嗟呼凡非真性皆外物也夫焉得而有之皆有至
 足者能知至足之足則無所不足矣蘇註
 田天下各安其分則不爭而自治故卻走馬而糞其禍又甚所欲必得者示人固有大罪矣而不足其兄者
 必及之疾王而為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唯知足者

所寓而足

故無不足天下有道民之智能已于耕食之間而盜爭銷

天下無道見可欲之際而為造兵已脫矣故曰卻走馬以糞能定也故曰戎馬生于剋然則罪之所由生者何耶
 則雖有餘而不止也罪莫大于可欲由可欲故不知足于兵之知所以不知也故曰咎莫大于欲得故不知足
 者雖足而不足則知矣之足常足也

息齋註天下有道則能使兵為民天下無道則能使
 則能使空成色可欲者愛也則能使色為空人不知道有也由愛生取由取生有眾有橫生遂為無窮之咎
 若知取不必外是謂知足知足則無不足矣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蘇註性之為躰。充遍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之聖

故耳。世之人。為物所蔽。性分于耳目內。為身心之所

紛亂。外為山河之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所

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

之。是以可以彌遠而彌少也。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

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

呂註天下之所以為天下者。果何邪。見天下之所以

道者。果何邪。見天下之大道。所以為天道。則不窺牖而見

之矣。今夫天下之大。固無窮也。必待出而後知之。則

測也。必待窺而後見之。則目力之所能及者。寡矣。所見

者。幾何哉。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知天

道。故不見而名。天下何故不行。而其備于我。故也。知

之于所不行。名之于所不見。則不為而成矣。

章安註

出戶而知。知其大。天道之廣。豈可以見見其所

見見乎。出戶則離此。而有所知。其知能幾也。窺牖則

即彼。而有所見。其見豈遠也。聖人密運獨化。不以知

知。故無所不知。不以見見。故無所不見。天下者。物之

所在。使然者也。天道者。道之所在。自然者也。其粗在

物。其妙在道。皆不離當躰。而盡夫知見。何事于出。何

待于窺。出戶則有行。窺牖則有見。聖人不行而本乎

智。不見而本乎心。故天下之事。皆可得而知。天道之

妙。皆可得而名。能知能名。故不為而成。其所自成

也。

息齋註

出而求天地者。求其形也。天地不可以形盡

之。在此則雖閉戶可也。聖人知不在形。故不必

行。名不在色。故不必見。成不在事。故不必為。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

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

事。

卷之二

取天下。取開元疏云：循攝化也。無事，即無為也。無為者，自化清靜自正，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曰：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羅什註：損之者無羸而不遺，遺之至乎忘惡，然後無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損之又損，是非俱忘，情欲既斷，德與道合，至于無為。已雖無為，任萬物之自為，故無不為也。

蘇註：不知道而務事，聞見日多，而無以一之，未免為之。知之次也。苟一日知道，顧視萬物，無一非妄，去妄以求復性，是謂之損。孔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為多事，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去妄以求復性，可謂損矣。而去妄之心，猶存及其兼忘，此心純性而無餘，然後無所不為，而不失于無為矣。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事而求之，心見于外，而物惡之，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為，故無事，其心見于外，而物安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呂註：為學者未聞道者也。未聞道而求之，則不得，不為也。并其損之者而損焉，而後至于無為。無為者，無有而巳，無不為者，乃所以無也。此之謂絕學無憂。無憂之謂神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也。向有由此觀之，取天下所以應帝王者，而深求之，則可以取天下。觀莊周之所以應帝王者，而深求之，則可知也。

黃茂材註：無所不知，而後可以言學。故學欲日益，益者可以進，損者不可彊。損而未兼忘，其損未為損也。直須瞥地脫落，前後際斷，乃至無為之地，故能無所不為，而應用不窮。施行天下，綽綽然矣。

息齋註：損知不極，則損不全。故日益為道，所以去妄。故日益若損之，又損妄去真，全則無為矣。至于無為，則凡有為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損益論也。及其無為之

至雖取天下而有之尚猶不見其事若以有事取之取一物尚不可得而况于取天下乎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

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矣聖人在天下惻惻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

目聖人皆孩之無常心也惻圖

蘇註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為形在方為方在圓

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為心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

不信皆信之善不善在彼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嘗渝

也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信者未嘗

變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

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天下善惡信偽為

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惻惻為

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偽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

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于善無

所青于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

惡者不愠釋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

呂註其鄉探存舍也則無常體之可測出入無時莫知

非今昔之可求莫知其鄉則非方所之可得神則若

是以百姓心亦然聖人先得我心之盡者也故無常心而

以百姓心為心猶心之鑑也無常形以所應之形為形

而已聖人之視也如此則其視百姓心亦若是

而已則善不善信不信亦何常之有哉故善者吾善

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知其心之善不善無常而以德

善之故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知其心之

信不信亦無常而以德信之故也物得以生之謂德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之謂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

則德者性之所自出而無不善不信明矣聖人之在

天下惻惻然不已為百姓渾其心渾其心也者使善

信者不以自異而不善不信者不自棄故也百姓皆

注其耳目唯聖人之為視聽而聖人皆孩之孩之也

者遇之以慈待之以厚雖有不善不信猶善而信之

知其心之無常

猶已而已矣

元澤註 善惡生乎妄見。妄見生乎自私。公于大道則雖日觀善惡而心無殊想矣。故聖人因世之情強立毀譽而心知善惡本非其實。故不善之善非隣而恕之乃不覺有異也。忘善惡之實真善也。是以萬法雖殊等為實相。信與不信混為一體。知一切相無非妄者。故能視不信猶信。當妄知實當實。知妄此聖智所以異于眾人也。

息齋註 甚矣心之為天下害也。莊子曰：賊莫大於德而地無遠不至而世人但以分別為心。潛天而天潛地有所見遂喪其全。此莊周所以謂之賊也。聖人之心常與道俱道無所不在吾心亦無所不在故無常心及其出而應世知其相從于妄故取捨之心未嘗生也。善吾從而善不善亦吾從而善于天下無不善是謂德善。信吾從而信不信亦吾從而信于天下無不信。信是謂德信。怵怵然常恐天下之人德有心而心有眼穿鑿取與不見大全故每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用耳目所接者為明而不知其非明也。聖人皆孩而畜之使不為非明所亂。然則非明者豈釋氏所謂無明者歟。

宏甫註 百姓有善不善而聖人皆善之。百姓有信不信而聖人皆信之。夫聖人曷嘗有善信之心哉。一以百姓之心為善信。故也是為同德之善而非一人之善。同德之信而非一己之信。故曰德善德信也。夫天下之人各一其心也。久矣。聖人則合天下之人而渾為一心。百姓皆注其耳目以我觀彼。以此視我各相是非不可一也。聖人見此不喜聞彼不怒。一以嬰兒遇之。是以彼亦不矜此亦不慍。釋然皆化而天下定矣。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也。如此此太上治世之大育所以能無為者哉。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

地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歸于無莊子萬物皆出于機入于機又曰其出不忻其入不詎又曰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為生入為死夫音符攝生如攝政攝官之攝不認生為已有如暫焉管攝之也不期而會曰遇兇音似山海經兇出湘水之南蒼黑色爾雅云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

蘇註性無生死出則為生入則為死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趣于盡則所謂動而

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矣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有生則有死

故生之徒即死之徒也人之所賴于生者厚則有死之道常十九聖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哉

呂註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則生死相為出入而已矣生之徒十有三則由生而得生非幸生者

也死之徒十有三則由死而得死非不幸而死者也民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則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

而動之死地者病攻其內非不以生為事顧不得其道生由死得死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入軍

其失為在此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

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老子之于此固已體之而言蓋以疑人之言所以避虎兇被甲兵而虎兇甲兵

耶嘗試論之入之所以避虎兇被甲兵而虎兇甲兵之鄉所以能傷人者以吾有身故也今我視吾心莫知

可得內不見其方身外不見其物則孰為死地孰為虎兇甲兵而投其角措其爪容其刃哉然則善攝生者

夫何以

元澤註至人不知死不知生故亦莫能死亦莫能生

死為徒者及徇欲為咎動之死地者凡是三類所見

則殊而原其所以迷大道之至正而不免于生死者

卷之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由妄有其生而矜生過厚故耳或曰彼為道而至乎
枯槁者豈生之厚乎曰吾之所以為我不死不生
湛爾常一唯當息妄而彼乃執其所見更為枯槁故
雖志趨空寂而不知其為有我之尤也無死地者
由其無生彼無生者湛然常生而不自生故未嘗死
未嘗生道至乎此則雖其形有禪而神未嘗變安得
死乎此中國之神聖而西方之佛也若然者變化無
常則水火不能焦濡所撻不能創病乘虛觸實往無不
通則攝生曰降此而不得況能傷之哉或曰然則何以
于舍德然後生常存也是比
筆乘三之徒十有三此練形住世者也死之徒十有
此斷滅種性者也凡此十分之中率居其九皆生
兵將安避之善攝生則無生矣故兕之角無所投虎
之爪無所措兵之刃無所容何者彼無地以受之也
厚生者九無生者一老子于十者之中闕一自擬其
旨微矣然聖人無生非故薄之也本無生也昔人云

愛生者可殺也愛潔者可汚也愛榮者可辱也愛
者之可破也本無生孰殺之本無潔孰汚之本無榮孰
辱之出入造化遊戲死生
程俱論生萬物之際則無餘事耳生果來乎死果往乎
生為實來則吾之則無餘事耳生果來乎死果往乎
邪上下邪審則吾之則無餘事耳生果來乎死果往乎
實往則吾之則無餘事耳生果來乎死果往乎
邪審則吾之則無餘事耳生果來乎死果往乎
前不知其所起後不知其所謂之實往可乎然則吾之生也
然也然後曉然知我之未嘗生未嘗死也將以奚為
死地哉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
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
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

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符畜許六反夫音

希聲註夫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其所由

成其用者勢也萬物以能生故尊道以能畜故貴也

而後見尊貴哉然道者真精之軀德者妙物之居

道故稟其精謂之生舍其炁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

和謂之養護其傷謂之覆此之謂大道既生之謂保其

德同于人是以其辭同而此章言道

蘇註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為

道則不能自形因物而後形見物則不能自成遠近

道而貴德尊如父兄貴如侯王道無位而德有各故

也恃爵而後尊貴者非實尊貴也

呂註萬物之生常本于無名之物而其畜常在于一

形物得以生者德也及其為物則特形之而已非其

所以生且畜也已有形矣則裸者不得不裸鱗介羽

毛者不得不鱗介羽毛以至于幼壯老死不得不幼

壯老死皆其勢之必然也故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

之勢成之然則勢出于形形出于德德出于道道德

本也形勢未也本尊而未卑本貴而未賤是以萬物

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

然此其所以能以無為之柔弱而勝形勢之剛強則

王侯之所以賓化萬物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然則雖

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至本而言之則生

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莫非道也而

道終無名焉故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元澤註此四者皆道也以其各得其道故但為德為

德則畜之而已然畜之所以為德也及乎得

其得而成形則物而已矣物有其形則遠近相取剛柔相交各因其勢而成狀故德者道之分物者德之器勢者物之理明乎道德則形勢不足知而應酢無難矣命于天則為天子命于天子則為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賤之矣唯道萬物之先而制其命孰能假之故常自然也

息齋註

物非道不生非德不畜自其有形以至於勢極矣然不自尊其尊不自貴其貴其施於物非有心于物也莫之命而常自然自然而生自然而畜凡所以長育成熟以至於養之覆之莫非自然者由其自然故未嘗望物之報生不辭勞施不求報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兌口也人之有口家之有門皆喻物所從

出言寡而閉之藏有於無守母者也參同契云日月之實閉固勿發揚兌口勿以談希之順以洪即此義不可目窺曰小不可力得曰柔貴唯季反襲常猶前言襲明密而不露也記曰揜而充裘曰襲

蘇註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萬物也聖人體道以周物譬

如以母知其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天下皆具此道然常患忘道而徇物目悅于色耳悅于聲聞其悅之悅而以其事濟之是以終身而陷溺不能救夫聖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唯塞而閉之未嘗出而徇之也悅之為害始小而浸大知小之將大而閉之可謂明矣趨其所悅而不顧自以為強而非強也唯見悅而知畏之者可謂強矣世人開其所悅以身徇物往而不知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神應物用其光而已身不與也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見鼻之能臭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明無捨是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及于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

呂註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則經所謂吾不知其名
 母道常無名而為天下母何也蓋有名徒為萬物之
 而未足為天下母無名天地之始則自天而下皆生
 于無名故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也聞道易得道
 難得道易守道難今我既得其母以與心契矣非特
 聞之而已也則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出也知天下
 之物皆我之所出而我常守之而不失則天下孰能
 以其所出而害其所自出哉此其所以歿身不殆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此則守其母之謂也心動
 于內而吾縱焉是之謂有兌有兌則心出而交物我
 則塞其兌而不通不通則心不出矣物引于外而吾
 納焉是之謂有門有門則物入而擾我心我則閉其門
 而不納不納則物不入矣內不出外不入雖萬物之
 變芸芸下前各歸其根而不知矣夫何勤之有哉古
 之人有能廢心而用形者以此道也若開其兌而不
 塞濟其事而不損則我之心直為物之逆旅莫適守
 者何恃而不亡哉此所以終身不救也夫惟守其母
 者每見其心於動之微則寂然不動矣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見小曰明守無形之至柔而

物莫之能勝也故曰守柔曰強既用其光以照其物
 之微復歸其明以反于寂然也則未嘗聞兌濟事以
 至于不救何殃之有哉如是則襲于知和而深不可
 見矣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息齋註 道為物母物為道子蓋物從道出物不異道子
 從母出子不異母物不異道而世欲棄物以求道子
 不異母而世欲棄子而求母本不異而自異之是以
 終不得而一也使人知物即道子即母知之守之則
 左右逢其原有不難者凡物不自道而用物以遺道
 者以人開其兌也兌者突也穴其突以濟其欲心蕩
 而精衰則物隨而喪必閉其兌塞其門神不外出旋
 元自歸自然子母不離道與物一矣古之至人保其
 身而身存者用此道也人之患在于不謹其小不養
 其微若自小而謹之自微而養之雖小必明雖微必
 強故曰見小曰明知柔曰強明者本也光者明之所
 自出也元明為本其末分而為視為聽為覺為觸者
 皆其光也道自本流于末孝自末求其本故曰用其
 光復其明是謂襲常常即本明光自
 明而光今以光歸其明故曰襲常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

資貨有餘。是謂盜筭。非道哉。介然有知。猶言微有知也。誇張曰施。膏之反也。夷。平也。路狹而捷。為徑。除。治也。傳曰。糞除。先人之敝廬。是也。青赤為文。色絲為采。傳奕云。采是古文繡字。資貨。一作財貨。盜筭。誤。

作盜筭。今從韓非本。

韓非解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

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庫虛。而有以淫侈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如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盜作。則小盜隨。大盜唱。則小盜和。竿也。者。五音之長。皆也。故竿先則鍾瑟皆隨。竿唱則諸樂皆和。今大盜作。

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是之謂盜筭矣。

希聲註老氏言若吾輩然。略無知道之心。始欲希於當世。則唯所行之為務。務其苟合於當世也。

使我介然。微有知常之明。方將行于大道。則唯所施。而是畏。畏其不合於大道也。夫大道之云。猶亨衢也。亨衢。平易無往不達。以其大直不患小迂。而世人欲速。由于捷徑。是以崎嶇。迷惑不達。所趨。故聖人病之。憤所施。教畏其導民於邪路。終不合于大道焉。噫。入其國。其政。教可知也。刈朝。闕甚。修除。墻宇。甚。雕峻。則知其君好土木之功。多遠遊之娛矣。觀田野。甚。荒蕪。則知其君好力役。奪民時矣。觀倉廩。甚。空虛。則知其君好木。作廢本業矣。觀衣服。多文彩。則知其君好淫巧。盡女工矣。觀佩帶。皆利劍。則知其君好武勇。生國患矣。觀飲食。常饜飫。則知其君好醉飽。忘民事矣。觀資貨。常有餘。則知其君好聚斂。困民財矣。凡此數者。皆盜用民力。以為夸毗。故謂之盜筭。盜筭者。非有道之治也。然則盜用之云。陰取之。而民不知也。所謂唯施是畏。其在此乎。

蘇註

蘇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足畏者矣大道夷易無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為迂遠而好徑以求捷故凡舍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欲速者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飾末廢本以施設為事夸以誨盜哉

呂註

君于之于道不可以不剝心心剝而無餘雖萬使我不能剝心而有介然之知行于大道則唯施是耶大道之為躅不知而不可得也況夫開其兌濟其事者以有知求之為躅不知而不可得也人之生以食為本而食必出于田田治而倉實倉實而食足食足而財豐財豐而廷治以知其本之所自出故也今以介然有知之心而行于大道則已不得其母不得其母則其子非吾有也非吾有而取之猶之酒掃其庭內蕪其田虛其倉而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亦非其有而取之矣非盜夸無以為也豈道也哉

息齋註

道不在知知者邪思也真道必明明而非知知不可及故施之不盡用之不窮使我介然以有知之心而行大道所知有限而道無窮林林然恐其施之不足是謂惟施是畏蓋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好徑者知之為賊也使行于無知則凡所見聞無非道者豈不蕩然廣大心逸日休哉後世不然朝甚除除者治也除治其朝廷則外飾者至矣田甚蕪則心不治倉甚虛則行不修方且服文采以眩人帶利劔以威眾積飲食財貨而無所用之是謂盜夸如此則去道遠矣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于身

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餘修之于鄉其德乃長

修之于邦其德乃豐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

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邦一作國漢人避高帝諱改之於韻不叶今從

韓非

老莊集

卷之二

三七

蘇註 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唯聖人知性
 立而其建不可拔者。實無所執。而其抱不可脫者。
 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身既修。推其餘以
 及外。雖至于治天下。可也。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
 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
 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
 以天下觀天下。亦若吾之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
 以知天下。獨不可以天下觀乎。故曰。吾何
 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呂註 凡物以建而立者。未有不拔者也。唯為道者。建
 者。未有不脫者也。唯為道者。抱神以靜。則善抱而不
 脫矣。夫唯所建所抱者如此。則其傳豈有窮哉。此子
 孫所以祭祀不輟也。世之所謂修德者。或修之于天
 下。國家而不知其本真。乃在吾身也。故曰。修之身其
 德乃真。或修諸其身。而不能推之于天下。國家者。故
 曰。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
 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也。莊周以為道之真。以治
 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上首以治天下。其說出于此。

也。然則何觀而修之身哉。以身觀身。而巳矣。何謂以
 身觀身。今吾觀吾身之所有。何自也。則知吾身之所
 自而有矣。又觀吾身之所以觀者。何自也。則知吾觀之
 之所自而觀矣。既知吾身之所自而有。又知吾觀之
 所自而觀。則所以修之身者。已足而無待于外也。以
 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若是而已矣。古
 之所以藏天下于天下者。用是道也。

舍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終日號而不嗷。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
 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蜂蟄之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類。以爪按
 擊。曰據。攫鳥。鷂鵞之類。以羽距擊觸。曰搏。趙志堅曰。
 以四指握。握鳥。鷂鵞之類。以羽距擊觸。曰搏。趙志堅曰。
 號。平聲。嗷。所嫁反。聲嘶也。又啼極無聲。曰嗷。一作溢。

不復黃茂材云古本無蓋字蓋不復莊

蘇註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况之者皆言其体而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言用也道無形体物莫得而見也况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干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無與敵者而後有敵敵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無與敵者而曷由傷之夫赤子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以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無執而自握無欲傷則號而啞終日號而不啞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反其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萬物者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益生使氣不能听其自然日入于剛強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

呂註

外人之初生其德性至厚也此其長也耳日交于為道者損其所益生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故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夫赤子之為物特以其受冲氣之

和積而未散而猶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况夫充純氣之守通乎物之所造而其和大于物者夫孰能害之魏文侯之問上商是也蓋唯精為能致和何以言之今夫赤子不知所取而握固不知所與而峻作則精也使赤子也亦然有取與之知則不一而粗矣其能如是乎故曰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無所憂懼故雖終日號而能若是乎故曰使赤子也夫精而和之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精而至于相天則其充冲氣之和以至夫同于物不足異也故致道之極則至于復命復命曰常含德之厚則至于知和知和亦曰常則道德雖有間及其會于常則同也知常則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楛木之枝而心若死灰矣以心使氣為哉故益生則曰祥禍福無有則無人灾祥者禍福兆于此而人灾隨之矣心使氣則曰強強梁者死之徒夫致虛而守柔者道也道乃久沒身不殆致實而強則物而巳物壯則老其道也哉故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蘇註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銳解紛和親則亦可得而疎可得而利則亦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亦可得而賤然道者均覆萬物而孰為親疎等觀逆順而孰為利害不知榮辱而孰為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為天下貴也

呂註知至于知常則知之至也知之至則默而成之能無我雖知之非真知者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具光同其塵是

謂玄同則默而成之之道也然者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親不親窮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夫可得而親疎利害貴賤者則貴在于物而物能賤之不可得而親疎利害貴賤者則貴在于我而物不能賤也其為天下貴不亦宜乎然則知者固終不言故曰今以言言道則言非道也而知者乃以言為知則是知知矣斯言所以不得不出也以其言出于無言雖言猶不言也天道豈默然也哉

碧虛註非苦如商非商如羽非羽而易牙師曠能別之其所以別之者口不能言也音味尚爾况妙道乎所以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塞兌閉門已見第五十二章然彼則約道清淨以塞者欲愛悅之端此則宗道無言故與損聰棄明之說夫道無形不可以目眦不可以口傳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此至人不待收視緘口而自塞兌閉門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已見第四章然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至人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辨則

進銳紛亂之心於何而有光塵分別之意於何而生哉故至人之遊處顯則與萬物共其本晦則與虛無混其根語默隨時而不殊厄言日出而應變是以謂之玄同也

元澤註不言者非密而不見一法故物物而不物于物泥可得而親踈貴賤之乎可得而親踈貴賤者物而已矣彼物物而不物于物故莫之爵而常貴也

息齋註世之所有皆為夢境故知者不言知言之未盡也世之昧者以夢為實饒誦說終不離

夢故言不知由其見之未至也塞其兌謹其出也閉其門開其入也挫其銳者治其內也解其紛者理其外也和其光者抑其在已也同其塵者隨其在物也無出無入無內無外無已無物是謂玄同既得其同謂之親而遠謂之踈而近謂之利而不害謂之害而不懼謂之貴而不高謂之賤而不下凡物不足以名之故能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

之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擾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蘇註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于用兵唯不得已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在體道者耶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欺而昏矣人不務本業而趨末技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偽而多為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于盜賊矣

呂註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其來久矣則其所以治國用兵者固不同也治國者不可以不常且

久者也故以正而不以奇正者所以常且久也兵者
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故有道者不處兵而常且久
則是以奇故不能以奇而為以正故不可以智治國
也治國而無所事智則有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何以
明矣故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何以
知無事之足以取天下哉以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而
知諱以避其所惡則失業者眾而民彌貧人多利器
以趨其所好則下推知而國家滋昏民彌貧而多利
巧有也法禁于法之所加而不能禁于法之所不加
多利巧則令之所聽而不能行于令之所不聽民而
以有事不加矣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有也若然者凡
我好事取天下之過也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樸此則取天下常以無事之證也蓋其失之也由有
事故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大多利器而國家滋昏
惟其如此故民多利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

有也其復之也由無為故好靜無為故民自化而紀
巧象刑奇物不起好靜故民自正而盜賊無有也
為好靜故無事而無欲以無事故民自富而無忌諱
之資以無欲故民自樸而無利器之昏其序然也
息齋註我以正治人由人之本正也以奇用兵由兵
也凡我之應物者豈以無事取天下由天下之本無事
人能以天下為一身中國為一人者其治自心出也
我多忌諱則禁防必設禁防既設則民安得而不貧
我以利示民則民多趨利民既趨利則國安得而不
昏我以巧示民則民多伎巧伎巧既勝則奇物安得
不滋我以法治民則民亦竊法以自便上下相冒則
盜賊安得而不多聖人示以無為示以好靜示以無
事示以無欲天下各以其所示者報之故曰德猶風
也民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
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

為祿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閔音門，缺殘缺也。一作也。廉無不及，故人望之而卒失望也。極終也。奇哀也。廉稜也。剝，居衛反。割也。皆謂此利傷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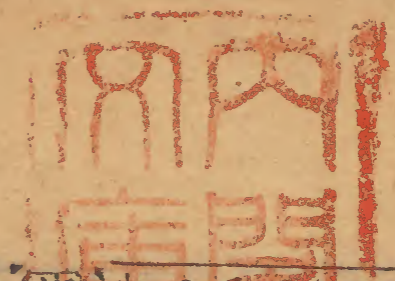
蘇註：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止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于萬物之相繼，未始有其民醇醇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人不知道之全體，以其耳目之所知為至彼方且自以為福，而不知禍之伏于後方且自以為善，而不知妖之起于中區區以察為明，至于察甚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知小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陷于一偏而不反也。此則世俗所謂閔閔也。

呂註：以正治國，以無事取天下，則其政閔閔。閔閔者，言其不以察為快也。故其民淳淳。淳淳者，言其

不濶于薄也。以智治國，以有事為天下，則其政察察。察察者，反閔閔者也。故其民鈇缺。鈇缺者，言其不全于漢也。淳淳故安于德性，而不為禍。鈇缺者，正善妖之未必得，以為正也。而有時乎為妖，未可知也。徒令智多而難治，是不全于漢也。何則？時有所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所宜，則福所倚也。有所宜，有所拂者，世所謂禍而有禍所伏也。則孰知其極而避之耶？自殉珠而有所正者，有所差，則所謂正者，果未可知也。今為正者，後或為奇，此為奇者，彼或為正，善與妖亦然。則天下之禍，福正奇善妖，果未可定也。民自有知以來，迷而執之，其日久矣。奈何重之以察察之政，而以一入斷制，利而全乎，是以聖人方而不割，故不以一人斷制，利而枉直，光而不耀，故勝物而不傷。直而不肆，故能曲全此無它，取此閔閔而去彼察察，若有所得于已，而民以巧求免

息齋註：其政閔閔，若無求于民，而民不以巧應上，故其民醇醇。察察若有所得于已，而民以巧求免。

老子星 卷之二 三



故其民缺缺天下之事禍福之相為倚伏所從來久矣政悶悶者無得在我而有得在民政察察者有失在民而有得在我我則彼失我福則彼禍自然之理也昧者不知理道之正專以察為明以求饒饒之福遂使正復化而為奇善復化而為祇人之迷其日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賞罰刑政蓋有設而不用其極則能使奇者反為正祇者變而為善故曰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廢引中人而陷于小人之途此不可不知也

農師註 其無正邪蓋有正者有正者所謂正正者無禍無福以知其極也若夫未能致于無正之地而流于吉凶之域則一禍一福其運如輪其循如環終于迷而已故曰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

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一作復抵

韓非解 衆人之用神也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為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唯嗇是謂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曰入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

蘇註 凡物方則割廉則制直則肆光則耀唯聖人方而不可割廉而不割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世患無以服人苟誠有而能嗇雖未嘗與物較而物知其非不能也則其服之早矣物既已服歛藏其用至于殒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能克則物

老子

卷之二

三五

莫測其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彼世之小人，有尺
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不服，天下測知其深淺，而爭
犯之。雖欲保其國家，不可得也。吾是以知嗇之可以
有國，所以事天也。以嗇治人，則可以存其心，養其
性。所以深根固蒂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
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蒂固而不可脫。雖以
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
嗇也。

呂註 治人而不以人之所以為人者治之，則人不可
得而治矣。事天而不以天之所以為天者事之，則天不可
得而事矣。精神四通並流，而無所不極。化育萬物，其名
為同帝，則人之所以為人，而天之所以為天，所以為天
者，其有不可得而治之者，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
則人其事天，莫如嗇也。夫在嗇其精神，而不用則早
日治人，事天莫如嗇也。夫在嗇其精神，而不用則早
復者，亦無由入矣。其於復也，不亦晚乎。故曰：夫唯嗇
是謂早復。人之生也，固足于德，夫誠能嗇而早復之。

則德日益以充，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德
之至者也。至德者，火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
而禽獸不能滅，則安往而不克哉。故曰：重積德則無
不克。夫有所不克，則其道有時而極也。無所不克，則
孰知其極哉。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夫有土者，有
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物物者，雖有土而無其累矣。
故曰：莫知其極，可以無國。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
然，則嗇之為道，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精
神者，生之根。嗇而藏之，則根深而生長矣。長生者，視
生者，視之蒂。衛而保之，則蒂固而視久矣。

息齋註 嗇之謂也。謹于內，門於外，內心不馳，外心不
起。之謂嗇。故能早服，內服其心，外服其形，寂然不動。
則德有所積，積于不積，則無不勝。無不勝，則無不治。
雖有國，猶可也。人知其可以有國，而不知其可以有
國者，由其有本也。本積既厚，則其塵垢糠粃，猶將陶
鑄堯舜，況其下者哉。此所謂
深根固蒂，治人事天之道。

則德日益以充，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德
之至者也。至德者，火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
而禽獸不能滅，則安往而不克哉。故曰：重積德則無
不克。夫有所不克，則其道有時而極也。無所不克，則
孰知其極哉。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夫有土者，有
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物物者，雖有土而無其累矣。
故曰：莫知其極，可以無國。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
然，則嗇之為道，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精
神者，生之根。嗇而藏之，則根深而生長矣。長生者，視
生者，視之蒂。衛而保之，則蒂固而視久矣。

則德日益以充，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德
之至者也。至德者，火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
而禽獸不能滅，則安往而不克哉。故曰：重積德則無
不克。夫有所不克，則其道有時而極也。無所不克，則
孰知其極哉。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夫有土者，有
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物物者，雖有土而無其累矣。
故曰：莫知其極，可以無國。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
然，則嗇之為道，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精
神者，生之根。嗇而藏之，則根深而生長矣。長生者，視
生者，視之蒂。衛而保之，則蒂固而視久矣。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滿力至反聖人亦不傷之一作

為是之指神而言也

韓非解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凶其

矣萬人之作日半日十日則凶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必欲小鮮人必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軌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瘞疽瘳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其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

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傷人也其神不傷人也鬼崇也疾人之謂鬼傷人夫逐除之謂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犯法則上不與鬼相罰而外不事刑其產粟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刑其產粟則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鬼鬼去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鬼鬼不去鬼鬼不去則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于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于民也

蘇註

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

煩內無所畏則物莫能侵雖鬼無所用其神矣非其鬼之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也故德交歸之

呂註 以得國之所以治國雖大無難也烹魚者不可
 謂之大制亦不傷之所致也何言之鬼之為道非不神
 也厥與以聖人為能而見其神則不能不傷人而所以不
 其德無大喜怒以道落天下使人所謂處混芒之中
 聖人為能而得澹漠焉者也是聖人亦不傷人也唯
 靈響而神焉由此觀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由其
 傷人故其神不傷人也使聖人之于人不能全其樸
 而傷之而人失其性至於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
 人之所以傷神者為多則神其能不傷人乎夫唯神
 不傷人則神歸德于人神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息齋註 治國者聖人之餘事不啻如烹小鮮雖恢奇
 怪道通為一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

鬼而有神凡恢奇譎怪皆化而為道道豈有傷人者
 乎木欲吾不傷人故其幽至于鬼神皆不能以神傷
 物犬而政治幽而鬼神兩不傷故人
 鬼之心交歸焉非至德其能如是乎
程俱論 聖人不傷民固也而能使鬼神亦不傷人何
 在魚也亦何生之辨乎方其以道蒞天下之水水之
 民其生也泊焉所以善其生也其死也寂然所以善
 其死也寂然而已鬼安得有靈響崇厲之為哉
 彼死也如此尚安得有靈響崇厲之為哉
宏甫註 雖烹小鮮者攬無所用之非聖人能絕之使不神
 也雖神而自不能為人之傷也何也以聖人未嘗傷
 人也夫聖人不傷人神亦不能為人之傷是兩不相
 傷也但不傷之哉夫德即傷之矣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
 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

老子集

卷之二

三十一

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
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
宜為下

蘇註

天下之歸大國猶眾水之趨下流也眾動之赴
靜猶眾高之赴下也大國能下則小國附之小
國能下則大國納之取于人

呂註

天下者則已雖不傷其人矣而有傷其人者矣大國
者下流天下者則已雖不傷其人矣而有傷其人者矣
為下是乃所以交天下而保其人之道也蓋天下之
交也而大國誠能以居下流以致天下之交則小國
或下以取之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則所謂
無下所謂或下而取之者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
國則所謂或下而取之者也

大國不得不下而取之故也蓋大國不過欲兼畜人而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今人者下小國復下大國者各
不得其所欲則其有不取之者乎取之者言得其心而
不失之謂也然則大者莫不為宜下而衛曰大
者宜為下何也則小而不能下大非徒不能取大國而
亦災禍及之矣則不嫌于不宜故曰大者宜為下而

息齋註

國大而能降以求物則物必交歸之也物以靜
而物故牝常勝牡以物故大國而小國則必
得小國以物故大國而小國則必得大國而小國則必

而後大國不過欲畜小國而取者各獲其心之謂也
以大事小者各得其樂天者也樂天者曰以小事大者
畏天者保其國故大國尤宜為下
吳註 交會也大國者諸小國之交會如水流為
動以求其動求水之交會也牝不先動以求牡之先
動以求其動求水之交會也牝不先動以求牡之先
動以求其動求水之交會也牝不先動以求牡之先
動以求其動求水之交會也牝不先動以求牡之先

道

其一疑衍大國不恃其尊謙降以下小國則能致小
 國之樂附小國甘處于卑俯伏以下大國則能得大
 國之見容下以取謂大國之容也取小國之附下而
 取謂小國能下而取大國之容也取小國之附下而
 兼畜小國而巳小國下大國者欲入事大國而巳兩
 者皆能下則大小各得其所欲然小者素在人下不
 患乎不能下則大小各得其所欲然小者素在人下不
 者宜為下章首下流之喻以喻大國非在人下而能
 下者壯下之喻以喻小國素在人下而能下者
 國素在人下而能下者

林希逸註 乎人二不過欲兼畜乎人小國不過欲入事
 者皆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常以謙下為宜矣此
 句乃一章之結語其意但謂強者須能弱有者須能
 無始為知道一書之意性性如此解者多以其說喻
 處作真實說以故失之獨黃茂材云此一篇全是借
 物明道此言最當但
 不能推之于他章耳

之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

南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
 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
 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行去聲先
 悉薦反

蘇註 凡物之見于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
 有之故曰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非道則不
 能安也故曰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非道則不
 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為市于世尊行之則可
 以加于人矣朝為不義而夕聞大道安可棄之哉立天子置
 三公將以道救人之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而進
 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
 得之矣道無功罪人多也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
 呂註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則未有一物而
 不足于道者也室之有奧深邃燕間而尊者之

卷之二

卷之二

三五

所處也。萬物莫不有深遂。燕間尊高之處。則道是也。故曰道者萬物之奧。唯其如此。故善人之寶而不善人之所保也。何則。善人知其善之所自出。則得之而無窮。不貧之富。非其實耶。不善人知其不善。至于此。而玄同。則雖有萬惡。渙然而釋矣。非其所保耶。夫言之美者。可以市行之尊者。可以加人。則人無善不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非特美言尊行之于人。猶天地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進此道。所以享於上者。禮之恭。幣之重者也。然不如坐幣也。天子三公。所以為天下貴。雖坐而論者。不過此而已矣。占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求所以得。則所謂善人之寶。有罪以免。則所謂不善人之所保也。唯其如此。此所以為天下貴。而古之所以不為不貴也。

息齋註

奧者藏也。道為萬物之所貴。如奧之能藏物。保故樂免其罪。由其根于人心之自然。無使之者。言依于道。則其美可市。行依于道。則其尊可加于人。

苟非人心之自然。則言而不從。行而不應矣。幽人各根于道。不幸而陷于不善。則聖人亦何忍棄之。故直天子。置三公。非苟利其富貴也。蓋不欲遂棄人於不善。還以斯道善之而已。使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出一善言。建一善行。使天下之人。不失其善。則其利豈小補哉。由其以道覺民。是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以其善者。不以而得。其善使不幸而至于不善。則亦足以自免于惡。此豈不足以為天下

邪貴

吳註

萬物之奧。萬物之最貴者。奧室之西南隅。寢廟之制。有堂有室。室在內。故室為貴。室中之制。東南隅。曰突。東北隅。曰窗。西北隅。曰屋。漏與尊者所居。故與為貴。道之尊貴。猶寢廟堂室之與拱璧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拱璧。先駟馬。猶春秋傳言乘韋。先

葉註

夫婦之愚。未有求道而不得。一有聞焉。雖向所未足。貴也。不如跪而進此道之尤貴。嘗以為罪者。可以一洗皆空。則道之為貴。果在

卷之二

卷之二

四

此不在彼也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于

其易為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

作于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

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為營

純甫云人皆有所為聖人亦人耳獨無所為乎但眾人所為者有為之事聖人所為者無為之道此其所

味所為之理趣也作起也

蘇註 聖人為無為故無所不為事無事故無所不事

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于大小多少一以道過

之而已蓋人情之所不怨者怨也然及其愛惡之情

而則雖報怨猶報德也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

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為則事常不齊矣聖

人齊大小一多少無所不長無所不難而安有不濟

哉

呂註 有道者其為常也其為無為也故

其為者不可得則為也其為無事也其為無事也其為無事也

味之者反覆尋繹之謂也其為無事也其為無事也其為無事也

之不聞搏之不得雖反覆尋繹之謂也其為無事也其為無事也

矣唯其如此故可以天可以小可以多以少多少

舉在于我而所謂怨者吾亦信之德信而皆報之以德矣人

之德善不信者怨也吾亦信之德信而皆報之以德矣人

之所難忘者怨也吾亦信之德信而皆報之以德矣人

矣非徒然也而圖之其易為大于其細以天下之

難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細而我常無作

也苟有所作必于易與細而見之則所謂知幾其神

者是也能得之於心則其推之于天下國家無難

矣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以為大於其細

而不為大于其大故能成其大以為大於其細

卷之二

卷之二

四

此俗人之所以多難也。是以聖人由難

之故終無難以難之。子真易而不難之。于難也。

息齋註 則物不為難。則不勞。事無事。則人不煩。味無味。

人遊於形器之外。故大小多少等而為一。夫大小多

少尚等而一之。况於恩怨報施之間乎。吾所為所

施者。惟德而已。豈知其有所怨。豈知其有所報者哉。

既無恩怨報施之別。又無大小多少之異。其于天下

之故。豈有心于為之哉。事必求易。夫必由細自易而

往。則難者亦易。自細而行。則大者亦細。是以聖人終

不為大而大。必歸之者。由其無心也。惟其無心於事

故。未嘗先事而期於物。豈若世之小夫。已未為而先

諾。事至而多易。先諾則必寡信。多易則必多難。聖人

于事未至。則常若難之。非難之也。不以我必于物。故

若難之。惟其難之。故終無難。

筆乘 夫事涉於形。則有大小。係乎數。則有多少。此怨

無為為。為為。以無事為事。以無味為味。愛惡安除。聖凡

情盡。而泊然棲乎性宅。則大小多少。一以視之。而矣。

怨之。不可報哉。惟德以容之而已。然此無為無事。無味

也。不可力得。至易也。不可目窺。至細也。雖至易而至

難者。待此以解。雖至細而至大者。待此以成。豈可以

其易與細而忽之哉。學道者。亦或有見於此。而又以

為大之心。奪之。故易與細不常為我。有唯聖人自始

至終。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而不以世俗所謂太者

分其心。故難者大者。當處寂然。了無留礙。而大道自

此全矣。此所謂成其大者也。嗟乎。此非特起大丈夫

見理明。用此所謂成其大者。不能信。不能守。而可與輕諾。多易之流道哉。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異判。其微易散。為之於

未有。治之于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成之臺。起

于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

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

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

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恃萬物之自

然而不敢為脆此芮反判一作破成一作層今從傳

然矣而平聲復反也恃一作輔非既曰自

蘇註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洋而散

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才也臺也行之積小成大

以無執故能使福自生使禍自亡譬如種苗深耕而

厚耘之及秋自穰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

卻世人不物之自然以為非為不救非執不留故

常與禍爭勝與福生贅是以禍至于不救福至於不

成蓋其理然也聖人知有為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

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世人心存于得喪方事之

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重失之

則未有不以為敗之者矣故曰真終如始則無敗事

人皆徇其所欲以傷物信其所學以害理聖人非無

欲也欲而不欲故雖欲而不傷于物非無學也學而

不學故雖學而不害于理然後內外空明廓

然無為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

呂註其安易持危而持之則難矣其脆易破則不可使至於堅其

微易散則不可使至於著物皆然心為甚通諸其心

則于天下國家無難矣安也未兆也則是為之于未

有也脆也微也則是治之于未亂也合抱之木生于

毫末大生于小也九層之臺起于累土高起于下也

千里之行起于足下遠起于近也則為之于未有治

之于未亂其本未常如此也為之于未治之也已有而

為之則為之欲成而未亂則是以亂而治之則執之欲

固而反失之也是以聖人為之于未亂而治之則執之欲

也故無敗治之也于未亂則我固無執也故無失民之

從事故常在既存之後故至于幾成而敗之以不知其

本故也使知大生于小高起于下遠始于近慎終如

始則無敗事也足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則

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非知此者不學以復

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則

繕性于俗學以求復其初者非知此者也

元澤註 不欲之欲非無欲也欲在于不欲耳故不貴
至于釋然都忘也但不于性分之外更生一切耳且
民飽食煖衣性所不免欲此而巳不為有欲而離性
之後更貴難得之貨此乃愚人迷妄失本已遠故也
故聖人常欲不欲以抹其迷而反之性不學之學非
無學也所學在于不學耳以復衆人之性所過故也衆
人逐末多事聖人以不學之學抹其過而反之道輔
自然者莊子所謂反以相天是也為之則以人滅天
矣故不敢為然則萬物安乎性命之常而事物無所
泯微之可散者哉

息齋註 聖人常安其所安故其安無不安而其持無
起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晚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
故無有撓其安者由持其安於朱有治其心于未亂
譬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
之行始于足下於無為之中自然而為于無積之中
有自然而積累日益去善日益積而聖人未嘗知也若
有意為之即為敗之有意執之即為失之由其無為

故無執無執故無失也之於道所以難成而功難著
由其有意於為之執之方其始若無所容其勤及其
終不免于怠皆為之執之咎也使其始不為其
終不執則求其勤且不可得而況於怠歟此世所以
幾成而敗也惟聖人以不欲為故未嘗肯難得之
貨所謂難得者不必金玉也身外之物皆難得矣衆
人目過于色耳過于聲吾以不學為學收視及聽復
衆人之所過以輔道之自然而不敢為夫豈有為之
病哉

吳註 慎終如始又承上文終無難與終不為大二終
敢以為大至終而自以為大則事幾成而敗于終者
有矣故必慎終如始始以為難而終亦以為難始不
為大而終亦不為大則終無敗事也
劉槃註 欲衆人之所不欲故曰欲不欲不欲衆人之
故曰學不學不學衆人之所不貴難得之貨學衆人之
所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

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

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

物反矣乃至於大順楷模也式法也下徹曰深苟周

不貴智而有玄德者獨賤

之雖反於物乃順於道

蘇註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弱于小智以察

為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

過亦小矣苟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則上下交相

賊耳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

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

而德之所順者大也

呂註眾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我愚

人之昭昭也哉古之善為道者在已若此則推之

千民也若昏悶悶則所謂愚之也民之失性居華而去

實故智多而難治誠欲治之則去智與故鎮之以無

名之樸則彼將自化而以智治之適所以亂之也蓋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毀則為賊治國而以智則無

其則矣故曰以智治國而無益生之祥則有國之母可

以長久之知其道甚夷而無益生之祥則有國之母可

於治國而已而於身亦楷式而未嘗違也蓋知其子

守其母歿身不殆則不以智治之而福者也則不以智

濟其事終身不救則以智治之而賊者也則不以智

之與以智非亦我之楷式乎誠知楷式而不違其德

可謂玄矣德而不能莫逆于玄則深而不可測遠而不可

以情觀之不能莫逆于玄則深而不可測遠而不可

于逆故曰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

息齋註

夫所謂道者不在耳目聲色之間而世人目

見聞覺知皆非真也則人孰不怪且笑哉故道非明民

聞覺知皆非真也則人孰不怪且笑哉故道非明民

將以為愚而憐之可也夫民之愚留礙于聲色不知
自解吾方示之以無為示之以澹泊且猶未悟而况
欲以智示之歟生民之患在于多智智不以正其智
為邪以智未之歟生民之患在于多智智不以正其智
也故以智治國為國之賊倘行其所無事而不開民
之機心機心不生則純白備謂之國福不亦可乎上
欲者故曰知此兩者亦措式能知措式是謂玄德玄
德深矣遠矣由其與物反是故不可
明民由其與道合是故謂之大順

劉仲平註

所以不嚴而治開人則鑿鑿則失于太察其民所以
不淳而缺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
福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
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

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能害是以天下
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所歸往也處上聲下同樂入聲

蘇註

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

呂註

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玄德者乃所以道而舜之在下則曰玄德升聞則玄德
者固聖人所以處下之道也以下處下之道而居人上
乃所以下之也聖人之有天下也以言其位則固欲
上人也然以孤寡不穀為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則
以其言下之也言其序則固欲先人也然迫而後
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以其身後之也夫
矣以其言下之則處上而人不重不重則以戴之為輕
利矣不重不害此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夫以其

言下之以其身後之則不爭者也樂推而不厭則天
下莫能與之爭者也非體玄德者其能若是乎故曰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息齋註 聖人不得已臨蒞天下其視首出庶物與在
民上為何等事哉故有天下而能以言下民

能以身後民非忘天下者不能也是以處民上而民
不重不知其有君也處民前而民不害不知其有民
也惟其上下相忘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蓋吾之所
取者非民之所爭也無為之為天下且不見其朕况
欲與之爭乎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太故似不肖若肖久
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
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
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

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

慈衛之肖似也夫並音符長

蘇註 天道曠然無形類然無名充滿萬物而與物無

耳而何足大哉道以退為進不為大故其運而為德則
亦悶然以鈍為利以退為進不合于世俗今夫世俗
貴勇敢尚廣大夸進銳而吾之所寶則慈忍儉約廉
退此三者皆世之所謂不肖者也世以勇決為賢而
以慈忍為不及事不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
勝其終必至于勇也世以廣大蓋物而以儉約為陋
不知廣大之易窮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于廣也
世以進銳為能而以不敢先為恥不知進銳之多惡
于人而不敢先人之樂推于世其終卒為器長也蓋
散而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自樸成器始有屬有
長矣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為眾所疾故常近
于死以慈衛物物之愛之如父母雖為之効死而不
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則開其心
志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為之衛矣

呂註 天下徒見我道之大而謂其似不肖而不知其
左右無乎不在者也彼不見其無不在而似不肖乃道之所謂
為大也蓋萬物莫非道也則道外無物矣道外無物所以
則無所肖者此其所以為大也若有所肖則道外有物矣
物矣道外有物則道有所不在其尚得為大乎故曰
矣其細也夫蓋我道所以如此之大者以吾無若久
不爭故也夫唯無我而不爭故能持人之所難持我
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
先此皆持人之所難持者也何則人不能無我而不
爭故勇而不能終廣而不能儉先而不能後則無我
為天下母而我所以能保此三寶而持之也天下有始以
其行身也徐而不費以約為紀非儉乎未嘗先人而
當隨人皆取先已獨取後非不敢為天下先乎夫
慈為柔弱矣而能勝剛強是能勇也儉為不費矣而
用之不可既是能廣也剛強不敢為天下先為後人矣而
聖人用之以為官長者皆從我者也是能成器長也

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則剛強之
徒而已死不亦宜乎夫自事觀之則軍旅之事愛克
厥威名因功則慈宜若有所不行也然自本觀之則
所以能立其威者以慈而已故曰夫慈以戰則勝以
守則固夫唯慈故儉故不敢為天下先則慈者三
寶之所自而始也舍其慈則死保其慈則生則慈乃
所以備吾生者也故曰天將救
兀澤註 肖者有所以道為萬物祖故體道者物當似
大而為小矣凡此三寶皆俗情所謂小而乃至人之
所以為大也慈主于愛愛物仁也而獨稱慈者仁則
廣德以覆下于末為盛矣老子方語其本故不曰仁
曰慈慈者父道仁之本而不假為者也儉之為德寡
欲也貴本也愛物也一儉蓋聖人制禮將以為儉乎若孔
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聖人制禮將以為儉乎若孔
其為禮也不得獨儉非禮則無未非老子則不知本
本乎本乎聖人之道于為至乎于易則謙是也天
地人神皆以謙為貴故聖人寶之慈者不爭而勝勇
莫大焉區區以香後自廣者其狹其矣唯無以未傷

本無以外滅內者至廣也此聖人之行故但為器長
而己若道之長則未嘗在物後也以人滅天以事勝
道借使幸免蓋失所以生矣三寶皆天德而立本者
也正如正兵之正正兵之言師整而不動也愛民如
子則民愛之如父不令而齊矣彼倒戈攻于後以比
者上不慈故也一本作以戰則勝戰守主于殺伐而
尚以慈為德則餘事可知

韓非解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
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
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
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
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
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
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修
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
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材
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若重戰其卒
則民眾民眾則國廣是以舉之日儉故能廣

董註此假用兵以明道貴在于守慈也或云若以人
寡欲以至於無欲
以全其所寶乎

夢得註我自處也易物無所不濟難故即三者推慈
今之所急也天若救斯民必使有為慈者出
而衛之此老氏之所但然有期于天下者與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
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

古之極古者車戰為上甲士三人在車上左執弓右
持矛中御車掌旗鼓皆欲其強武戰卒七十
二人在車下蓋至爭者惟兵故借之以明不爭
之德也羅什曰心形既空孰能與無物者爭

蘇註士當以武為本行之以怯若以武行武則死矣
也我故殺人不不得已而後戰若出于怒是以我故殺人
若皆出于爭則未必勝矣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

相為用誠能下之
則天下皆吾用也

呂註士之為言事道而以將人為任者也事道則以
不爭而勝將人則用人之力若然者何所事武
哉故曰善為士者不武為士而無所事武則善戰者
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固其宜也何
則體道者不爭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善為上
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是謂不爭之德
也體道者能下人能下人者樂為之用而不自用則
善用人者為之是謂用人之力也德則不爭力則
用人雖用兵之危我猶無為況其德乎無為為之
謂天德至于無為則與天同而無以加矣故曰是謂
配天古之極

息齋註聖人身且不可有而況于爭由其不爭此所應
物者皆其不得已也故為士則不武當戰則
不怒勝敵而不必與之爭用人而不必加其上故能
以德服人而人亦樂為之死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

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
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用兵有言古兵

上如字下戶剛反言行列也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
兵五兵戈矛交戟于也說文云拱手執斤曰兵幾平
聲喪去也抗舉也林希逸云此章全是借戰
事以喻道推此則書中設喻處其例甚明

蘇註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者也
退者無意於爭者也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

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
耶聖人以慈為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
所以為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勝不得已則有
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也

呂註兵道之動常在於迫而能以不爭勝其施之于用
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則雖兵猶迫而
後動而勝之以不爭也而況其尺則雖兵猶迫而
順主勞而客逸進驕而退卑進躁而退靜以順待逆
以逸待勞以卑待驕以靜待躁皆非所敵也所以爾

者道之為常出於無為故其動常出于迫而其勝常以不爭雖兵亦由是故也誠知為常出於無為則吾之安往而不勝哉苟為不能出于無為則主而不知客知進而不知退是之謂輕敵輕敵則吾之所謂三寶保而持之者幾于喪矣故曰禍莫大于輕敵輕敵幾喪吾寶夫唯以不爭為勝者則未有能勝之者也故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吳註此申言慈之寶用兵有言者用兵者嘗有是言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仍就也為客不得已而應敵也兵雖為難進也退尺易退也仍就也為客不得已而應敵也整其行陣而行不攘臂以執兵前進以仍敵不行則雖有行如無行不仍之則雖有敵在前如無敵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道者族之總也

蘇註道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見于起居飲食之間耳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也且不能而況行之乎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唯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為而有漠然不自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使為眾人所能知亦不足貴矣被褐懷玉者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也

呂註道法自然其言亦希而自然則無為則知何耶以言有宗事有君而天下不知其宗與君是以不吾知也何謂宗無為而自然者言之宗也自其宗而推之則言雖不同皆苗裔而已矣其有不知者乎何謂君無為而自然者事之君也得其君而治之則事雖不同皆臣妾而已矣其有不行者乎惟其不知宗之與君此所以不吾知也夫道之所以為天下貴

以其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故為天下貴使道而
可以知知識識則何貴于道哉故曰知我者希則我
貴矣是以聖人以若辱若愚之容而大白盛德是以
鮮儷者是之謂被褐懷玉

息齋註

道甚易知易行而亦難知難行所謂易知者
無道可道無學可學無為可為無事可事豈
不甚易知甚易行者哉然至道不可道而言語皆非
學不可學而終日動即偽為無為而寂然不為者未
是事無事而終日事者未必非此其所以為難而
天下莫知莫行也蓋聖人言有宗事有君故言在此
而義在彼事雖是而心不同知言之宗則言之差殊
不必問也知事之君則事之差殊不必疑也夫唯人
之無知是以不出于我知夫唯不我知此我之所以為貴
使我之知不出于眾之知則為我者亦不足貴矣

宏甫註

吾言甚易知是以天下莫不知我者亦不足貴矣
能行何者而不行雖莫不知何者而我知乎哉何也
以吾言一出于宗而吾行一制于君而我無知焉故
也使吾而有知則人亦將以吾之知而吾知矣是
以知為天下後也非大君與宗上矣何是貴乎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
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蘇註

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則非
不知者上不知而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呂註

道之為知者久而病自去矣

夫唯知知之則其心庸詎而寧乎故曰不知知不
病之矣故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南伯子綦曰我悲人之
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
者其後而曰遠矣若子綦者可謂病病者乎
息齋註 知者逐物故多偽不知者返本故近真人能
知知之為偽而徒益其知則是以不病聖人所以不病
可勝言者惟知知之為病是以不病聖人所以不病

者以其知之也

筆乘

道以知入以不知化知即釋氏之知無也不知

遺其知萬法歸無無亦不立非上而何彼於虛空之

中橫生意見清淨之內忽起田河捏目生華迷頭認

影則病矣凡有知皆妄也凡有妄皆病也學者方扭

以為玄覽寶而持之病矣從廖乎聖人之不能廢知

猶夫人也而知不為病者知知之為病故耳知其為

病則勿藥而病瘳矣知不知上所謂生而無生真性

甚然也不知知病所謂無生而生業果宛然也唯

其病病是以不病所謂知幻即離不作方便也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

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

貴故去彼取此威畏古通用人不畏其所當畏則大

事然胡夾反一作御狀於豔反

蘇註

夫性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謂

物之威也苟誠知之終身惴惴之不暇雖有大威而

自知也苟誠知之終身惴惴之不暇雖有大威而

大威燁然見于前矣性之大可以包絡天地彼不知

者以四肢九竅為己也守之而不厭是以見不出視

聞不出聽藹然其甚陋也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

知之者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則愀然厭之欲脫

而不得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囿于物也故教之曰無

厭其所生夫唯聖人不狹不厭與人同生而與道同

居無廣狹淨穢之辨既不自見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

也聖人雖自知之而不自見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

眩人恐人之有厭有慕也厭慕之心未

忘則猶有畏也畏去而後大威至也

呂註故民不冥于道而唯識知之尚故生生厚

差異

卷之二

五

所同然也勿厭之而已夫民無常在我而已夫唯我

不厭是以民亦不厭也則奚不畏威之有哉是故聖

人所以不知以其君也自愛以嗇而不自貴以遺其生愛

如識之遺其生乃所以不識不知其生也故去彼

元澤註小其道塞其生則畏威上失其道多乎有為以

也夫如是則天誅所加禍亂將起故曰大威至民性

本自廣大流通而世教下衰不能使之復樸乃感其

民不淳而偽唯厭其生故民不厚而薄聖人不然使

于威者乎莊子曰稀章氏之國黃帝之囿堯舜之宮

湯武之室此明世世下亮漸狹其居也彼聖人豈有

為非夫然則豈至

千天之感也地居天下之廣居則與太虛同其體

董註矣生者氣之聚舍太一之至精則與造化同其

用矣惟曲士不可以語道苟不溺于小術而實所無

以自狹其居則必棄有著無而蔽于斷滅以厭其所

生矣是以告之以無狹無厭使學者知夫性者道之寓

息齋註天欲人之畏愛者皆內不足而外慕者也聖

是以皆與之無為蓋居物之上使人畏已者易使人

卷之二

五

不之畏威乎非天下兼忘忌我者不能也此豈非所謂道德
厭其所生蓋知其所居所生者皆非其實也我惟不
自厭故生亦莫吾厭由其自知而不自見其有知由
其自愛而不自貴其有愛使其有不能一日安矣
心則狹其所居厭其所生有不能一日安矣

吳註

可畏者至矣莊子曰人之所取畏者在席之上飲食
處厭猶惡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狎玩習也所居身之事
所畏憚狎習為常安然為之言不畏威也厭所生謂
傷生速死是厭惡其所生而棄其命大威至矣夫惟
不狎舊本作不厭惡其所居而畏所畏是以不厭其所
今從之夫唯不狎其所居而畏所畏是以不厭其所
顯著所知以示人自貴即後章貴生言貪生之心太
重也聖人于自愛之道雖自知于中然含德襲明知
若不知不表表示人自見于外雖自愛之篤然體道
自然若無以生為亦不切切貪生自貴之過彼謂自

見自貴此謂自知自愛上文言不畏則有大威之不
不狎則有不厭之福皆為衆人言爾若聖人則不為
畏而自無可畏不待毋狎而自無所狎內有自知自
愛之實而外無自見自貴之迹所無者所去也所有
者所取也

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
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

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緝然而善謀。天網恢恢

疎而不失。殺猶死也。利謂活。害謂殺。惡去聲。緝音闡。則近也。車不言也。王作坦。嚴作默。不如作緝。為長。蓋

踈而不失。

蘇註。勇于敢則死。勇于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常也。然

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
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為正。其于

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愚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之，不與物爭于一時，要于終勝之而已。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未有求而不應者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誰召之哉？繹然舒緩，若無所營，而其謀度非人之所及也。世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覩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疎而多失也。惟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疎而不失也。

呂註：用其剛強而必於物者，勇于敢者也；則死之徒，勇于不敢者也。則生之徒，是已故曰：勇于敢，則殺致其柔弱而無所必者，勇于敢者，人以爲害而利，或在其中矣。然則天之所惡，始非可人，以知爲識，而利或在其中矣。然則天之所惡，始非可孰知其故，是以聖人之動也，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猶難之若此者，以天之惡爲不可知，故也。蓋天之生，物因其材而篤焉，裁有培之傾者，覆之則未嘗與物爭。

者也。而物莫能違之者，故曰：不爭而善勝。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行其生，未嘗差也。故曰：不言而善應，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故曰：不召而自來，易則易知，而其道盈虛與時消息，而未嘗違故曰：坦然而善謀。天聰明自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其聰，明明威未嘗自用，而惠吉逆凶，猶影響也。故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夫在天之道，不可知，所以順如此，聖人所以勇于不敢，而不識不知，乃知之以也。

息齋註：人皆知勇于敢，不知勇于不敢。勇于敢者，蹈也；中庸不可也。勇于不敢者，蹈中庸也。故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也。中庸者，有兩者較之，蹈白刃者，有其所利，此中庸所惡，孰知其以爲難者，數輕于用，勇人之所嫉，天之所惡，孰知其故。雖聖人猶難之，况衆人乎。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知其惡于用，勇也。自其天之未勝，天之未應，及來之未至，謀之未定，而後徐觀之，然後知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也。

吳註

敢為惡之人乃天所惡然天之所惡深味難測

殺

猶有難之意而不敢輕易殺之也聖人不輕易

人非

如人之以力與爭而天定自能勝人非如人之

坦

然自來至惡而其應如響應聲其報應之速不待召之

恢

恢廣大似若疏而不密然未嘗失一惡人

宏甫註

勝以不爭應以不言求以不召正天之疎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

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

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蘇註

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

斲角反

流異亂羣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司殺者天也方

之治而有詭異亂羣之人恣行于其間則天之所棄

也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非天之所殺而

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矣

則及其身矣

呂註

民之為道固常不畏死者也唯無狹其所居無

死而懼之而欲其畏死乎何以知其然也若使民常

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則孰敢不畏死而為

奇乎然而執之而不勝殺之而不止者則民之不畏

死而不可殺者殺之而勿代之而已矣何謂常有司殺

者哉常有司殺者殺之而勿代之而已矣何謂常有司殺

是代司殺者殺也刑戮有出于好惡而不用於天討則

斷希有不傷其手者矣則

張耒

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于死實未嘗知畏

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于死實未嘗知畏

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于死實未嘗知畏

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于死實未嘗知畏

也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畏死邪則吾取而為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為奇也天下未嘗無刑使人無殺之者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患無殺之者萬物氓氓必歸于滅盡而後止則常有司殺者殺之矣竊物而殺者之常理而後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亦有其所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息齋註 此言世之刑法不足特以為治也民不畏死而殺之則殺一人足以為治矣然愈殺而愈不可禁則刑之不足恃也秦人用法嚴其網密而姦宄不可勝漢用法疎網漏吞舟之魚而天下歸于漢此亦足以見矣天道福善禍淫是有司殺者于冥冥之中不可逃也若必代司殺者殺如代大匠斲未有不傷手者也

薛註 我朝太祖皇帝道德經序曰朕自即位以來因知前代哲王之道問道諸人人皆我見一

試覽羣書有道德經一卷凡其文淺意與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為之如初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朕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誨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於戲太祖蓋天縱大聖人故其聰明睿智知言之奧如此豈聰明作元后太祖之謂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老予之謂矣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于貴生

稅租也純南云無以生為者賢于貴生即吾無吾身吾有何患之意此章之言由粗及精要歸其重于此耳

蘇註 治上以有為導民民亦以有為應之故事多而難利不厭貴生之極必至于輕死惟無以生為而生自全矣

呂註

一夫之耕足以食數口則奚至於飢哉而至於
 食是謂同德奚難治哉而至於難治者非以其上之
 有為故難治耶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居則奚
 至于輕死哉而至於輕死者非以其生之厚故輕
 死耶是以聖人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化好
 自正則至于有為而難治無有也自富自化好
 正而不飢以難治則至於輕死者以厚而輕死無
 蓋所以利而不生之厚而難治也夫惟生之厚遂
 則無以生為者賢于貴生可知矣是故聖人不自
 以外其身不自貴以遺其生知其無以生為而已矣

息齋註

上多取則下貧上有為則下亂必然之理也
 我欲厚其生則不顧人之生我厚而彼薄彼
 安得不輕死聖人之于生蓋不得已彼視其生若無
 以生為也豈肯厚吾之生而奪人之生哉是之謂賢
 於貴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

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

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也合手曰共

商桑穀生於朝七日大共秦伯怒蹇叔曰墓木拱

矣皆合拱也董音如字言人共伐之也處上聲

蘇註 中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

必速木自拱把以上必伐矣物之常理精者

呂註 道之為物無形而不爭則天下之至柔弱而人

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則雖有形者

亦以堅強而死柔弱而生而況體無形之道而不致

其柔弱其可得乎是以兵強則恃之而驕而敵國之

所謀也我驕而敵謀所以不勝也木強則伐伐之所

以共而舉之也非徒然也而以位言之則天以氣在

上地以形在下氣則柔弱形則堅強臣以有為事上

若以無為畜下有為則堅強無為則柔弱堅強居下
柔弱處上物之理也然則柔弱之能勝剛強可知矣
息齋註此章泐言柔弱之必生剛強之必死柔弱雖
而涉于有為無為則去道不遠有
為則吉凶悔吝隨之益遠于道矣
吳註用兵示弱者謀深而工敵輕而玩之故勝恃強
女敵秦兵開戶示之弱也後如脫兔敵不勝兵法始如處
之矣秦兵過周乘三百竟敗于穀齊兵入晉柴石
投人竟敗此恃強不勝之驗也共兩手所圍也
木之弱而搖動者為近末之小枝強而不搖動者則
為近根合共之大幹也因言兵而并及于木上文言
兵強者為人所勝是處下也不能如勝人者之處上
木強者近根之幹是處下也不得如小枝之處上推
此物理則知人之德行凡堅強者矜已愛人必麗其
貴高而反處人下矣柔弱者
衆所尊戴而得一處人上矣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

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
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
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抑之舉之二句言張弓有餘不足二句言天道凡弛
弓俯其體則附在上弣向張之而仰其體則附向
下弣在上是抑弣之高者使之向下舉弣之下者使
之在上天之損有餘如抑其弣而使之下其補不足
如舉其弣而使
之高見賢遍反
希聲註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主升陰主降陽
蓋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章七閏損日之有餘補
月之不足人道則不然損其不足之民而奉有餘之
君孰能法天之道以為人道損已之有餘以奉天下
比不足其唯有道者乎在易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
下曰益以下為本也是以聖人能為之而不恃其事
能成功而不居其所以其不欲見賢于人故天下謂

之似不肖皆損有餘奉不足之旨也

蘇註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况天之抑高舉下天無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有道者瞻足萬物而不辭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予人已愈多非有道者無以堪此為而恃成而處則賢見于世賢見于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

呂註天之道無為而已矣無為則無私無私則均猶足者補之適于均而已矣夫天之道非故以抑高而舉下也無為任物之自然則高者為有餘不得不得而損下者為不足不得不得無為而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是也人之道不能無為而奉有餘不足異也夫私不能無私則至于損不足以奉有餘不足異也夫唯有道者知未始有物而有為之與功名皆我所有而天下之所不足而爭之故損之以奉天下而不有道者日孰能損有餘而爭之故損之以奉天下而不有道者也是以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者無它九以法天之道而已矣

息齋註哀多以益寡者天之道也哀寡而益多者人其能及萬物而不恃其能功蓋天下而不居其功利澤施于天下而不欲見其賢唯有道者而後如此

夫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蘇註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為辱受不祥為殃故也

呂註天下之物唯水為能因物之曲直方圓而從之

突陵谷浮載天地唯水為能則是攻堅強者無以先之也所以然者以其雖曲折萬變而終不失其所以為水是其無以易之也夫水之為柔弱而柔弱之勝剛強天下莫不知而老子數數稱之何也以天下雖

莫不知而莫能行也夫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矣則其
下持之豈在于材力之不足也顧未能損有餘以奉天
耳故老子論道德之將終而數數及此又引聖人言
以信之曰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
天下王明所以服天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夫三代
之王必先其令聞而曰受國之垢與不祥而為社稷
主為天下王何也蓋必先其令聞非過名之言也不
及名之言也受國之垢與不祥則過名之言也名不
足以言之也不及名之言應事應事言之變也過名
之言體道體道言之正也正言而曰受國之垢與不
祥故曰正言若反湯武之言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此知以國之垢與不祥而受之者也

宏甫註以堅強攻堅強雖能勝之終必缺陷故攻堅
故又戒之曰其無以輕易柔弱為也畢竟柔弱能勝
剛強而剛強者不與焉夫山藪藏疾至柔也川澤納
汙至弱也苟為社稷之主而不能受多方之垢為天
下之王而必欲國家之無天孽四海之無凶人可得

耶雖欲剪除而撲滅之祇自勞耳此益若反
于正言其實天下之正言也不可不察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
不責于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契苦計反徹徹
法也直列反

蘇註夫怨生於妄而妄出于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
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
和而內未忘也契之有左右所以為信而息爭也聖
人與人未始有是性人方以妄為常馳騁于爭奪之場
而不知性之未始少妄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使
知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
如石契之合左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大怨
懟將渙然冰解知其本非有矣而安用和之彼無德
者乃欲人人而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徹通
也天道無私惟善人則與之契之無私也
呂註復離者不折鑣下雖有枝心不怨飄瓦是以天
下平均不由此道則怨之所生也而人欲和之

不可勝解矣故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不善者吾亦
 善之乃所以為德善和大怨而不免于有餘怨安可
 以為善哉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是有餘怨安可
 離者不折鑲于雖有伎心不怨飄瓦而天下平均之
 道也蓋古之獻車馬執有契而右契所以取左契所以
 與則左契者常以與人而不為物主者也聖人為而
 不恃功成不居每以有餘奉天下至于殺人則有司
 殺者殺而未嘗尸之則是執左契以與人而不為物
 主此其所以無怨而不責于人之道也夫豈以和之
 為悅乎故有德司契則不責于人而已無德司徹以
 通物為事者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無親而唯
 善人之與是亦以執左契而不責于人之道也
息齋註 怨之不可和猶火之不可寒水之不可熱若
 人治天下如執左契以求于右契恩怨取與吾何心
 哉如契之合適於符而已苟有不合不強其所無不
 責之也蓋大小長短彼各有契目合其合而吾無容
 私焉若必欲強通之是司徹非司契也天道亦然天
 道無親常不失善
 蓋亦司契而已

吳註

執左契不責于人無心待物也契者刻木為券
 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取財物于人
 曰責契有左右左契在王財物者之所右契以付來
 取財物之人王元澤曰火記云操右契以責事禮記
 云獻田宅者操右契則知左契為受責者之所執
 謂執左契者已不責于人待人來責于已有持右契
 來合者即與之無心計較其人之善否和怨者有心
 于為善人也不若無心待物如執左契而不責于人
 靜中覩物而任其自然也有德無心待物無德有心
 待物徹通也古者助法周改助為徹法恐人家私田
 所收之不均故入家私田亦令通力合作而均收之
 入家所得均平而無多寡之異司左契者任人來取
 無心計較其人故曰有德司徹法者患其不均有心
 計較故曰無德和怨者恐善人受害有心為之亦如
 司徹者有心于為力弱
 之家恐其所得者寡矣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
 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

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漢書詔天下吏舍無得置

什器顏師古註云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則共器物故通謂什伍之具為什物不用者無往來免儲待省後也舟輿甲兵舉其重者言之樂入聲望平聲相望相聞近也至老死久也近而且久不相往來者各足故也道足則無事咨詢財足則不相乞假

蘇註老子生于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為救之故于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

可得耳民各安其分則小有材者不求用于世什伯人之器則材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事少民朴雖結繩足矣內足而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為美以其所處為樂而不復求也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足故也

呂註三代以來至于周衰其文弊甚矣民失其性命之情故老子之言救之以質以反太古之治小

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此救之以質而反乎太古之道也莊周稱至德之世曰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若此者非特老子之言而已古固欲反太古也然詩書之所言則止于堯舜三我而已老子欲反太古之治何哉曰夫道與世之交相喪久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言世之不及其世不足知大道之已試此其所以必反大古之治也然則世去大古也久矣遂可以盡復乎曰未可也然則其言之何也曰禮至于兼三王樂至於備六代其文極矣然而禮不以玄水大羹而措之醴酒和羹之下樂不以琴管清聲加之朱絃而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意所不得已者如彼而所欲反本復始如此也方斯時也孔子方求文武周公之隆緒而賡之老子論其道與世如此其意猶是而已矣譬之月建已而火始王而金氣已生其間矣此五材所以相繼而不絕也故聞古之治雖有什

伯之器而不用有舟輿而不乘有甲兵而不陳則舉大事用大衆非得已也聞其民結繩而用之鄰國相望雞犬相聞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煩文倦令督稽趣留而足迹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非得已也則其肯煩事為者常在於此而所欲復者常在彼也則其肯煩事為以深治人之過乎然則欲天下不安平泰不可得也即歿而不言猶屏玄水徹疏越其孰知禮之能儉而樂之節樂為反本復始之意乎夫聖人之言豈小補哉

元澤註小國寡民則民淳厚蓋國大民衆則利害相則其駭也無道之世民貧土瘠而利欲勝乎好生未盛本衰而貪求在乎外慕故觸刑犯險如履平地而車轍足跡交乎四方矣樂生遂性則重死安土無求則不遠徙此盡性之治民亦盡其性者也竊嘗考論語與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業蓋以為舉是書而加之政則其効可以為此也老子大聖人之也而所遇之變適當反本盡性之時故獨明道德之意以收斂事物之散而一之于樸誠舉其書以加

之政則化民成俗此篇其効也故經之義終焉

吳註共十人為什百人為伯什伯之器重大之器衆所也重死者視死為重事而愛養其生不遠徙者生於此死於此不他適也老子欲挽衰周復還太古國大則民衆難治得小國寡民而治之使其民毋慕于外自足于內如此也舟車甲兵非一人所可獨用謂什伯之器也無所乘無所陳不用也無所往則無用乎舟輿無所爭則無用乎甲兵民淳事簡上古結繩之治可復雖有書契亦不可不用不但用什伯之器而已以所食之食為甘以所服之服為美充然自足愛養其生言重死也以此身之居為安而安之以此地之俗為樂而樂之言不遠徙也惟老死于所生之處孰肯輕易遠徙哉民皆懷土雖相鄰之國日可以相望雞犬之聲耳可以相聞如此至近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但已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蘇註 信則為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為觀而已故不

也。聖人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

也。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為人

推其所有以與人則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為

以爭之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為之則足

此天與聖人大過人而為萬物宗者也凡此皆老子

之大略也故于終篇復言之

呂註 道之為物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可以

事美善言者善此而已安事辯知言者知此而已安

知已何則雖美與辯與博而不當于道故也道之為

物未始有物者也聖人者與道合體夫何道之有哉

唯其無積故萬物與我為一萬物與我為一則至

積也故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使其自然

之言也則用之有時而既矣安能愈有而愈多乎老子

有是不契是信也然而下上聞而笑之天下以為以不

肯為悅是不辯也其知至于無知是善也然而非以

言為悅吾心是不辯也其知至于無知是善也然而非以

離乎吾心是不辯也其知至于無知是善也然而非以

疏矣老子之道也至無而供萬物之求則不可得而至也

多也而學者于是不能剗心焉則不可得而至也凡

物之道無利則有所不利無利則不可得而至也凡

矣。凡物之有為者莫不有我有我故有爭聖人之道

雖為而無為無為者莫不有我有我故有爭聖人之道

筆乘

卷之二

三

變而無不該則近乎博然不知其有信而不美善而

不辯知而不博者存何也則以五千言所言皆不積

老子翼卷之二
之道耳不積者心無所住之謂也夫積而不積則言
而無言矣言而無言故非不爲人也而未嘗分已之
有非不予人也而未嘗損已之多斯何惡於辯且博
哉苟非不積之道而第執其意見以與天下爭則多
言數窮者流非天道也天之道理而不害聖人之道
爲而不爭學者于此而剗心焉老氏之書亦思過半
矣故曰教而無教何必杜口於毗耶言乃
忘言自可了心於柱下讀者其勉旃哉

老子翼卷之二終

之二終

國立公文書館

